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還敢在香港上大學嗎？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二零一四年香港發生了非法「佔中」事件（實是「佔領」金鐘和旺角為主），香港市民以驚人的忍耐與包容，從容應對，如常作息，遂令到連綿兩個多月的一場「顏色革命」，以無一人死亡而和平結束，總算付出最少代價而保住了香港的公眾安寧。

從那時起，不少中產以上的香港家長心中都在盤算，要不要讓仍在中學的子女出外留學，以逃避本地某些大學的「反政府洗腦教育」？幾年下來，「顏色革命」雖然一敗塗地，我們香港守法公民陸陸續續發覺餘波未了，「香港大學生」在政治活動作奸犯科以外的荒誕行徑又再層出疊見。過去為患多年的迎新活動淫亂遊戲成了「傳統」，然後又爆發校內公然吸毒、企圖性侵、酗酒死亡等等案例，簡直跟美國「野雞大學」的「國際標準」接了軌！

加上全球經濟模式變動步伐快得驚人，於是政府對於大學教育的投入，又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助談之資。台灣大學教育系統過度擴張發展的禍害，步伐比香港更快。簡而言之，就是大學愈開愈多，說句粗俗一點，是為「凳多屁股少」。即是大學本科生的學額過盛，有能力完成正常課程要求的中學畢業生卻不夠！解決辦法是讓課業程度完全追不上的人勉強入學，然後又不能讓太多全不達標的學生拿不到一紙文憑，唯有大開方便之門了。寬進寬出，畢業生日後的個人發展，就跟校長和老師全無半點兒關係了。

結果自然是所謂「學術貶值」（Academic Inflation）。台灣社會因為多年來政治掛帥，經濟發展頗見呆滯，於是便有大學畢業生月薪一萬二千元新台幣（折合港幣約三千元）的哀鳴。「九十後」大學生會有些什麼的「新人類」？台灣和香港兩地一眾「學運領袖」的那副嘴臉和德性實在驚人！筆者常說，面對蠻不講理的香港「學運領袖」，有一招可以打發之，十有九中，就是跟他講英語！由此可見，香港專上教育質素近一二十年的墮落。

今時今日年輕人在香港上大學面對的風險可以分為學業和社交生活兩方面。

香港各大學教師的操守屬於「無王管」，可以自由濫用教師評分的權力，脅迫學生按照他們的政治取向回答考試卷。這個現象已經蔓延到中學的通識教育科，「洗腦」情況非常嚴重！「國際標準」是怎麼樣？不少「歐美先進國家」不容許大學教師在課堂推銷個人的政治理念，更不能威逼利誘學生參加教師所屬政團的活動。香港非法「佔中」時就有許多老師和學生會裹挾學生參與的情況！

社交生活方面，最大的威脅是學生會活動常見的疑似性侵害行為，還有是只顧享樂和消費而無心向學的風氣，更不要說吸毒、服毒了！

現時有某位惹了官非的議員是社工兼大學教師，此君日常鼓吹以「娛樂性用藥」代替人人明白的「吸毒」。這就厲害了！常有人說，人生三分一時間工作、三分一時間休息、三分一時間娛樂。一言而完美處理掉吸毒問題！

各位家長，如果貴子弟在香港上大學而遇上這類教師，怎麼辦？

配合的煩惱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近期很高興，可以跟三位朋友談天說地，因為自從智能電話有些程式可以互動留言之後，便有很多話題可以跟朋友分享。

雖然有些朋友不是經常見面，但每逢相約吃飯的時候便無所不談。大概一個月前，我們四個人開了一個群組，在裡面什麼東西也互相分享。有一天，我提議不如大家一起去旅行，畢竟我們生活在香港，出外吃飯也在香港這個地方，如果我們可以到外地旅遊，在不同的環境下，也很有趣；而且因為我在公眾假期的日子也工作的關係，便可以把這些原本應該放假的日子在某天補回來。數數手指，結果有兩天的假期，再加上周末，便可以選擇去一個短線旅遊。

當我提議這個旅遊方案之後，我們四人也立刻看看自己的工作時間表，便決定在上月底一起去旅行，最初以為只是說一說便是了，但他們原來很認真，所以便密鑼緊鼓籌備這個旅程。

雖然這個群組只有四個人，但原來發現在各有各的討論及意見底下，要遷就大家的日期及時間都很不容易。因為其中一個朋友只得三天假期，而且還要黃昏下班後才可以乘搭飛機，發現原來我是最休閒的一位，沒有太多需要顧忌。最初我提議不如到曼谷過一個輕鬆休閒的周末，大家也同意，還不斷在網上搜尋機票及酒店的資料，但去這個地方乘坐飛機也要用上大概三個多小時，結果發現不划算。

如果得三天時間，第一天及第三天用上在飛機航程，已經沒有太多時間留下，所以我便再提議了，不如到台北玩樂三天罷了，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商討，最終選定台北這個地方。

當選定了旅遊的地方及購買了機票之後，選擇酒店也是一個大傷腦筋的問題，因為住哪一間酒店各有所好，不同的地區及價錢也要互相配合，好在我們四個人也算是能夠互相配合，就可以作出結論，接下來還有想到什麼地方吃東西，我相信你也知道，到台灣購物不是第一選擇，只要到處走走，吃東西已經大滿足。

我們經常說住在城市的都市人，每天工作忙碌為口奔馳，真的沒有錯，只要建議籌辦一些活動或旅程，真的很難可以配合得到，還要用上很多時間作出遷就，不過，有了這些交談的電話功能，現在已方便了很多。

章詒和回憶錄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連續看了幾本章詒和訴說父輩在解放前後的往事，聯想起解放前後若干民主人士來我所服務的學校聚會和活動的情景。她所說的李文宜、還曾在我校兼過幾節地理課。

曾昭倫和嚴希純曾主編《大公報》的科學周刊，我曾在該刊寫過不少科學小品。解放後這些著名民主人士都回到北京參加政權的領導工作，嚴希純離開之前，把科學周刊的編務交給我這個年輕人，這是我最早參加報刊的編務工作。

這些著名民主人士後來都參政去了。在強調統一戰線時期，他們都在新政權擔當重要職務。到了反右來一場「階級鬥爭」，不少民主人士的頭面人物都成了右派。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是其中一個。但嚴希純，史良都是共產黨員，只是用跨黨派的名義做統戰工作。

我的父親也被黨安排去做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早年他是汕頭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但歷次政治運動也難免受到衝擊，終於成了「不戴帽的右派」。往事並不如煙，毛澤東崇尚「階級鬥爭為綱」。解放以後，從肅反開始，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雖然毛澤東著文指出，為了防止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發生「左」的傾向，把殺人的批准權「一律收到省一級」。話雖這麼說，但當年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群眾一「發動」起來，亂捕亂殺的情況仍然經常發生。

一九六六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北京紅衛兵在大興縣公安局的配合下，便對所謂「四類分子」大開殺戒。僅僅三天，這個縣的被殺害的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便有三百二十五人。被滿門抄斬的有二十二戶，其中老的已達八十歲，小的只出世三十八天。北京市開頭的「破四舊」，死在紅衛兵手中的便有一千多人。

至於抄家掃地出門的，當年八、九兩個月在北京便有三萬多戶，上海更高達八萬多戶。而公安部竟下令「嚴禁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一場全國性大浩劫終於發展到不可收拾！

這個春天太惱人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大地回春百花盛放，本是大自然美麗的事，可是這時候也是花粉散播的季節，它們隨風飄送，最可憐是到了不應去的地方，飄進人類的眼鼻之中，引致花粉症。我在歐洲就首次患上此症，這個春天苦不堪言。

半個月前開始我成天鼻塞、打噴嚏、流鼻水，初以為是感冒，但情況愈來愈差原來患了花粉症。據說主要是由於花粉顆粒帶有能引起過敏的抗原決定簇，令部分體質敏感的人身體不適，持續整個季節。我的醫生說四、五月份是最嚴重的。

香港是石屎森林，較少人患花粉症。在歐美澳等地方常見遍地花開，很多家庭也有花園會種植花草，花粉症就十分流行，我的眾多親友在海外也患上花粉症。據資料顯示，美國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人患過敏性鼻炎，當中近半數是因為花粉症，可見情況十分嚴重。

患花粉症，有些人會眼睛或皮膚痕癢，嚴重者會引發氣管炎、哮喘、心肺病。最難者是花粉隨風吹散，會吹到屋內。歐美跟香港不一樣，空調不流行，不能關上窗戶，也不可能足不出戶，惟有成天戴着口罩，藥不離身。

我奉勸喜歡去旅行的香港人，避免在春天去外地賞花或旅行，以免敗興而返，有些人喜歡在三、四月份到日本或韓國賞櫻花，亦有機會對花粉敏感。有說接觸陌生的微細花粉較易因為不適應而產生過敏反應，導致身體不適。

有朋友教我喝當地的蜂蜜，說因為裡面有當地花朵的花粉粒，經常喝讓身體習慣那裡的花粉，真不知是否可靠。現在我見花如見鬼，啊！春天何時遠去！乞噓！

■意大利常見的小花。　作者提供

千夫所指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有一件被刷屏的「大事」——美國馬里蘭大學的一個中國女留學生「辱華」了。這個來自雲南昆明的戲劇系學生，在馬大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講演，從慨歎美國「甜美的空氣」引申到讚美馬大「自由的空氣」，教會了她發出自己的聲音。

讓她萬萬沒想到，由於她在表述中採用了以自身感受做對比的方法——換句話說，她描述、或者按某些評論的話說是「過分渲染」了中國的霧霾和應試教育，而激起軒然大波。一夜之間，她被媒體和營銷號定性為「辱華」，成為萬千網民口誅筆伐的賣國賊。

雖然天天都有刷微博，但當小狸看到相關的微博熱貼、尤其是某著名媒體發出的相關視頻下的回覆時還是深深地震驚了，近萬條回覆幾乎是一邊倒的辱罵，當中彙集了中文中最惡毒的語言和最激烈的情感。這些回覆有着共同的特點：發洩多，理性少；純罵多，分析少。

放眼望去，點讚最多的回覆是「不愛國就滾出中國去」、「龍的傳人吸點霾算什麼」、「戴五層口罩是因為醜吧」、「全中國人都欠你爸一個安全套」……更有甚者，有人第一時間人肉搜出了女孩的所有資料，包括父母工作單位，因疑似公務員便有大批人叫喊着「查他們！雙規他們！看看學費是哪來的？」在有限的一些抵制道理中，總結下來主要是三點：第一，昆明空氣那麼好，說習慣戴口罩顯然是撒謊，用抹黑祖國來抬高美國，居心何在？第二，演講時語氣太諂媚，一幅跪舔的樣子，噁心！第三，家醜不可外揚，中國的問題關起門來可以說，出去不能說。

這個姑娘的演講，小狸完整地看過視頻，平心而論，講演水平不算高，當中也有些不當之處。而作為曾在國外混跡過的老留學生，小狸尤其能體會那種敏感地急於維護祖國榮譽的感情。但是，這一切都不是可在網上肆意撒潑和玩命暴力的理由。尤其是人肉搜索和人身攻擊，雖有網絡遮面，但心理仍是陰暗，手段仍是惡毒，本質仍是違法。

小狸更願意把這個講演只看作是一個年輕人的個體分享，沒有那麼多上綱上線，更沒有那麼多陰謀論，它只是眾多意見中的一種，中國的形象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個無名學生的十分鐘講話就有決定性的損傷或者提升。在這個問題上，自信來自平和，就好比當年台灣同胞因不了解而誤傳內地人民吃不起茶葉蛋，那次事件的評論，大家都是哈哈大笑，並沒有如今的急赤白臉。

最後說到媒體，除了鍵盤俠們，最應該自省的還有媒體。群氓的力量從來都是邪惡而強大，引導的關鍵在於媒體，是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煽風點火激起狂熱，還是冷靜客觀啟發民智，關乎一家媒體的操守和底線。

小狸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英國恐襲，22條無辜生命逝去。同樣在那個著名媒體的相關新聞下，評論者不過數百，點進去看，點讚最多的評論是「甜美的空氣有點血腥」、「美國的空氣甜美，英國的炸彈又大又圓」，大多數的是一些「哈哈哈」、「評論就服你」……這種空氣，着實比霧霾更骯髒。

娘的端午節

百家廊　張楓

從小，我就有偏頭痛的毛病，為此，娘寢食難安，領我四處求醫，多方問診，治療幾年後，頭痛止住了，可她的心病也落下了——端午節，包糉子、煮雞蛋，預防頭痛，就成了她必須要做的功課。

飢餓的年景裡，娘的做法，無異於自殺，一頓糉子和雞蛋，能頂上半個月的口糧，父親不許，娘便與他吵架，說：「總比把錢送到醫院划算吧，孩子不生病，大人少吃一口就有了。」母親不聽父親的，用棉布袋子，拎了地瓜乾到街上換回糯米，一斤糯米需要五斤地瓜乾換，娘往往從街上，一次就背回一袋十斤的糯米，氣得父親，不住地罵我和娘是敗家子，娘卻不管，換得理直氣壯。

糯米有了，下一步就是採摘蘆葦葉子。河東的蘆葦是順河生長的，河水充盈，蘆桿就茁壯，蘆葉長得也盛，它們一頭把根扎進水裡，一頭直插藍天，熱熱鬧鬧地往上竄。葦子的個兒高，並不代表葦葉寬大、厚實，相反，那些綠得一塌糊塗的葦葉，幾乎一律地修長，水鳥用來築巢還可以，用來包糉子，實在勉為其難。於是，娘便領着我，深入到葦叢裡去找，娘說：「咱北方的葦葉，葉子並不全這樣，偶爾也能找到寬大厚實的，但得費工夫。」

她之所以帶着我，是因為鑽葦塘自己害怕，讓我給她做個伴。她事先把我安排在能看得見，喊得應的高地上，然後自己挽起褲腿，束緊腰身，下到沒過膝蓋的水裡，小心翼翼地撥開蘆葦，往葦塘深處走。一邊走，一邊仰面朝天，用眼睛丈量、比較着葦葉的寬度，遇到寬泛厚實的，就扯下來，夾在左邊腋窩下。

她從小怕水，怕水裡的泥鰍、怕泥裡的螞蟥、怕陷進深水裡出不來，她給我說過，小時候下河挨過淹，幸虧爺爺眼尖，否則命就沒了。逃過一劫後，娘好多年就沒下過水。這一次娘說也害怕，可是想到我的頭痛病從此不再犯，娘就不害怕了。

有時，她可能太專心了，免不了一腳踏進淤泥裡，這是她最害怕的時候，她會抓緊了蘆葦，死命地往外撥腳，因為用力過猛，腳底板會戳到隱在水底的蘆葦桿，手心也會被葦子劃出口子。但令我不能相信的是，儘管如此，那一捆夾在腋窩下的葦葉，卻沒有丟，穩穩當當地被她拖上岸來。放下葦葉時，我看她流淚了，趕緊過去扶她，她卻不讓，臘黃的臉上，掛起笑容，說：「沒事，這是迎風淚，不迎風就不流淚的。」當時我信了，可後來，長大了，每逢離開她時，她都流，我才明白，娘的淚水，不迎風也流，她的淚水在沒有風的日子裡，也會因為痛苦的離別，而氾濫成災。

採回的葦葉，要趁鮮用水蒸煮、壓平，不能乾了，乾了一摺就碎。於是，她便顧不得裂着口子的手，把葦葉碼齊了，用細繩紮實，浸在大鐵鍋裡，鍋底下生了火，慢慢地用文火煮。

煮出的葦葉，雖然沒有南方葦葉的肥厚寬大，但經了她的手，一樣能包出好看又好吃的糉子。包糉子前，她先把幾支葦葉疊加在一起，把事先泡好的糯米、大棗、絲線從盤裡撈出，控乾了水，擺在面前。一切準備就緒後，她用左手拇指壓在葦葉的中心，再用右手把葦葉捲成漏斗的形狀，然後依次填入糯米、大棗，填充得差不多時，再把上面預留的葉子摺回來，包裹嚴實，用左手攥緊，再用右手揀起紅絲線，一頭咬在嘴裡，一手迅速地把糉子繞起來，綑紮好。

這個過程，一般左手不能動，全靠右手和牙齒的靈巧配合，娘教過我做糉子，可看似簡單的動作，在我卻成了天大的難事，往往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包出的糉子，不是漏米，就是散架，總之，一次也沒有成功過。

端午那天，娘一早在未出太陽之前，把糉子蒸出來，用大盤盛了，熱氣騰騰地端到我的被窩裡。盤子裡除了糉子，還有她用艾草煮的雞蛋，在吃糉子前，她一定讓我先吃雞蛋，她說：「端午節吃用『艾（愛）』煮的雞蛋，能治療偏頭痛。」我說自己不頭痛，她說不頭痛也得吃，預防頭痛。沒有辦法，為了能吃到誘人的糉子，我只能硬着頭皮，吃下他剝好了的，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雞蛋。時至今日，我都忘不了蛋黃那離離渣渣的味道，它頑固地刻進了我的舌尖，每次看到餐桌上，擺出雞蛋時，都會想起那些曾經的過往，想起母親監督我吃雞蛋時，嚴厲的眼神。

再長大些，我去了離家十幾里地的二中讀書，每年的端午，她依然慷慨如昨天，扛上一大袋的地瓜乾，換回幾捧糯米；依然冒險去河灘採回葦葉，依然用紅紅的絲線，綑紮好糉子，等我周末回來，蒸給我吃，吃不了的，臨走時還要讓我帶回學校吃。只是，這時的糉子餡，不再是紅棗，而是換成了精瘦的豬肉。她擔心學校的伙食沒油水；擔心我缺少了營養，考試暈場；擔心端午節吃不到糉子和雞蛋，我的頭痛病再犯……

可她唯獨沒有擔心過自己，擔心過自己的腰椎會出問題，擔心過腎臟會長結石，擔心過胃病會與她有緣。病倒的那年，正是端午前後，我和姐姐商量給她做腰椎手術，誰知臨上手術台時，她卻轉過臉來交代姐姐，糯米泡在盤裡，豬肉剁好了，放在冰箱的抽屜裡，葦葉也煮好了，壓在蓋汀底下，雞蛋就用病床下親戚送的，新鮮……別忘了弄給你弟弟妹妹吃，你也吃，端午的糉子和雞蛋，吃了不頭痛的。

那一刻，背過臉去，我的眼淚洶湧地流了出來，娘做腰椎手術，無異於過鬼門關，可就在這個當口，她心裡記掛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兒子和女兒。娘心裡害着怕呢，她怕萬一自己有個三長兩短，沒人再管我頭痛的毛病，我偷偷地抹去淚水，安慰她說，姐包的糉子沒有娘包得好，我喜歡吃娘包的葦葉糉。娘笑笑說：「成，等娘的病好了，就包給你們吃。」

手術室的門自動關起時，我清晰地看到，娘的眼角流着一串的清淚，那不是迎風淚，是一串串牽掛兒女的心事，那心事用紅紅的絲線綑着，透着糯米的清香，久久，久久徘徊在我的生命裡，揮之不去……

■端午節——吃糉應節。　網上圖片

正規中學

昨日紀　陶然

一行人給分配到北京第六中學，等到進校的時候，方確切知道，校址就在天安門左近。早已進校，即將離去的幾個先我們的「老華僑學生」歡迎我們，也是話別。

印象最深的是，回答時他們有一句：好好讀書，將來高考考不上，那就只好去工廠或農場了。

我當時吃了一驚，回國的初衷，是升大學唸書，如果上不了，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但既來之則安之。

這北京第六中學，除了我們幾個從海外回來的學生之外，全是北京男學生，都操京腔。當然老師也是南腔北調。教英語的張姓男老師，年紀比較大，聽說解放前當過海關關長，他教課時，有時會流露一兩句以前的生活；記得教「Thank you very much」時，他說，不好記是嗎？你們就記住：三塊肉為了媽吃。雖然有點搞笑，但確是一種方法。

當時，英語教學大都並非原文，而是從中文翻譯過去的中式英語，絕大多數是例如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等等，絕少生活用語。

另一個是汪姓化學老師，她是身材高佻的年輕漂亮上海籍女教師，一時成為男學生崇仰的對象，有一個從香港回北京讀高中的潘姓男生，每年暑假都獲發港澳通行證回港度假，他笑嘻嘻地說，我回去，一定帶點香港的東西給她！但到底有沒有，他後來沒提起，我當然也不問。須知，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內地物質供應困難，有一次，半個窩窩頭給人丟在過道上，頓時引發追查是誰丟下的風波。

還有一次，一個成績甚好的周姓學生，竟因耐不住飢餓，竟跑到學校左近的中山公園，偷摘榆樹葉吃，被公園管理人員抓住，扭送到學校。當時也沒怎麼處分，但後來高考，我們以為，以他的成績，考上第一類志願應該十拿九穩，放榜結果，他獲錄取第二類志願的北京商學院，也許他考得不理想，但我有點懷疑，是榆樹葉惹的禍。當然只是個人猜測而已，不能作準。

後來，我來到香港，在一次酒會上碰見潘姓同學，回想他當年很調皮，課間休息時，曾模仿一位四川老師的腔調，老師歎道，你很聰明，可惜沒用在功課上！他後來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其校址小西天，距離我的學校北太平莊北京師範大學僅一站公共汽車之遙。

文革期間，北京市面上電影院只放映老三戰（即《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電影正式放映前的新聞短片，主角是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但電影學院有點特殊，他們常放映內部電影，他常打電話叫我過去看。可是到香港後，就只見過那麼一面，得知他在界限街繼承父業，做菜館老闆。

至於電影業，他早已洗手不幹了。雖然留下電話，但不在一個行業，各忙各的，彼此也沒有再聯繫，大有相忘於江湖的味道。想想有點黯然。

■中山公園景觀優美。　網上圖片